

孙兴杰：如何理解“主张和平，反对战争” 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？（上）



2022年1月1日，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，和平鸽在广场上空飞翔。中新社记者易海菲 摄

3月18日，中美两国元首举行视频通话，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。关于乌克兰局势，习近平主席强调，“中方历来主张和平，反对战争，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”，并全面阐述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原则。

3月19日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，习近平主席清晰、全面地阐明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，发出的最重要信息是，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。维护和平、反对战争，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，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則，更是中国面对和处理包括俄乌冲突在内各种热点问题的原則和立场。

兵者，国之大事。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中持久的抉择和挑战，避免战争、

消除战争，构建持久和平是人类的共同理想。俄乌两国燃起战火，遭殃的还是老百姓，乌克兰民众流离失所，城市化为废墟，着实是人间悲剧。

中方呼吁尽快停火止战，就是反对战争，只有停火，才能减少平民的死伤，避免人道主义灾难；中方敦促俄乌双方对话谈判，也希望美国、北约与俄罗斯开展对话，构建均衡、有效、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框架，为欧洲长久和平奠定坚实基础。“主张和平，反对战争”是中方在时中美元首视频通话时传递出的清晰有力的声音和主张，应该被广泛传播。

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名义表达“主张和平，反对战争”的声音，足以看到中国强烈的和平意愿。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文明不辍的国家，

和平文化、和平意愿已深入中国历史文化基因之中。经历春秋战国，秦汉以下，中国成为“东亚之中国”，形成了复杂的共同体网络。在一个大体固定的空间中，中华文明经历了王朝兴衰循环，包容、接纳和吸收了多元文化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。中国历史上也历经各种战乱，黎民百姓遭殃，正因如此，百姓才渴望和平与稳定，甚至有“宁为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”的慨叹。

1648年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的签订，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，但从那以后，欧洲的国际关系史似乎更是一部战争史，和平则像是短暂的休战期。

稍微对比一下中西历史就会发现，与欧洲现代国际关系同步的中国和东亚处于“长和平”时期，东亚国家之间基本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。而在欧洲，即使是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“维也纳百年和平”也没有维持太久，尤其是英法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，之后更是各种战争不断，直到一战爆发。直至二战结束之后，欧洲才进入了一段十分不平常的和平期。可见，欧洲国际关系史并没有提供太多关于和平，尤其是持久和平的经验。

相比于欧洲，东亚的“长和平”的历史和经验更值得研究，也更具有说服力。美籍华裔学者康灿雄提出，“中国毫无疑问是在东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、文化和经济大国，但从未将向周边扩张列为自己的战略目标。14世纪时，东亚这些汉文化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‘朝贡制度’。”19世纪中期之后，欧洲国际体系扩张到东亚，并发动一系列殖民战争，至20世纪70年代，东亚再次进入了“长和平”时期。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之际，就提出“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”这一重要论断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，不仅是中国外交政策，也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东亚“长和平”的历史惯性的回归。

俄乌重燃战火，打破了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的“长和平”，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造成了巨大冲击。战争打破了和平的格局，也打破了人们对和平的美好愿望。和平何以维持？和平就像空气一样，失去的时候才发现如此珍贵、如此重要，因此，必须追求和捍卫和平。

追求和平，需要研究战争。俄乌战争从根本上来讲是欧洲

国际关系的循环，二战后的“长和平”在欧洲历史上是个“例外”。无论从战争的原因、模式、进程以及可能的结果，大体都可以在欧洲战争史的框架下来解释。如果克劳塞维茨再生，他不会对俄乌战争有任何惊诧，人们从他的《战争论》中可以窥探俄乌战争，除了武器装备比19世纪更有杀伤力之外，其他的战争因素并没有根本区别。结盟、外交、威慑、军备竞赛等，这些欧洲“均势”逻辑之下的秩序因素能维持持久和平吗？当战火纷飞的时候，战争会沿着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暴力不断升级、螺旋上升。

俄乌战争已变成两个政府、两个民族、两个国家，甚至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。欧洲式的战争又回来了，这才是需要西方以及全世界关注和警惕的重大威胁，是对全球和平的威胁。

一场欧洲式的战争会以何种方式结束呢？比如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，被西方学者认为“既没有必要，也没有用”的一场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，结果是俄罗斯丧师失地。一战是欧洲列强“梦游”一样进入了战争，原以为是一场小战争，结果持续了四年半，几千万人伤亡。